



獻卷上錄

# 山陽詩徵

(上)

丁晏原輯 周桂峰校點

陝西人民出版社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淮上文獻 ○主編 張 強

山陽詩徵（上）

○丁晏 原輯      ○周桂峰 點校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阳诗徵 / (清) 丁晏辑; 周桂峰点校.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淮上文献)

ISBN 978-7-224-08741-3

I. 山… II. ①丁…②周…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7300 号

淮上文献

山陽詩徵(上、下)

---

主 編 張 強

原 輯 丁 晏

點 校 周桂峰

出版發行 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號 郵編:710003)

---

印 刷 陝西博文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32 開 32.375 印張 4 插頁

字 數 8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24-08741-3

定 價 58.00 元

---

## 《淮上文獻》總序

淮安，古稱淮陰，歷史上的版圖佔據今天蘇北的大部。尋找人類在淮安活動的足跡，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期的青蓮崗文化。七千多年前的青蓮崗文化與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有明顯的區別。僅以陶器為例，青蓮崗文化遺址的陶器以紅陶為主，河姆渡文化遺址以黑陶為主，半坡文化遺址以彩陶為主，它給我們的啓示是，中華文明不僅僅發祥於長江、黃河，淮河流域也是重要的發祥地。

青蓮崗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青蓮崗人創造了輝煌璀璨的文明。傳說時代，這裏是東夷部族淮夷活動的舞臺。東夷是中國上古時期的四大部族之一。當時，黃河中下游有華夏部族，長江以南有苗蠻部族，東南沿海有東夷部族，蒙古高原有北狄部族，這四大部族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

大約是在夏王朝的初期，淮夷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徐國。淮安地處淮河南岸，既是江淮平原的腹地，也是徐國的核心地帶。徐國又稱『徐方』或『徐戎』。『方』音同『邦』，邦者國也，因此，『徐方』就是徐國。殷商時期，『徐方』又稱『虎方』。李白鳳先生指出：『徐夷在商代亦稱虎方。』①殷商後期，徐國空前強盛。爲了做好推翻殷商政權的準備工作，周人采取了剪除殷商羽翼的迂迴戰術，對殷商的屬

① 李白鳳《東夷雜考》，齊魯書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九十八頁。

國徐國發動了強大的軍事攻勢。《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周人大兵壓境，徐國被迫屈服了。這一事件發生在何時？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毛詩》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①是說征伐徐國發生在周宣王的末年。東漢鄭玄提出異議，認為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②。東漢以後，人們圍繞「南仲大祖」展開了討論，但基本上贊同鄭玄的觀點。如《正義》引孫炎語：「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③因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據此可知，周人討伐徐國發生在武王克商之前。《詩·常武》：「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這段話敘述了周人陳兵於徐國邊境、不戰而勝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所述與周以德服人的政治主張相符。當時，周人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使大部分的殷商屬國屈服於己，在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業中，為武王伐紂一一推翻殷商政權的最後決戰奠定了基礎。據此，徐國臣服於周，應發生在武王克商的前夜。

徐人臣服於周王朝是被迫的，從此，反抗不斷。司馬遷《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穆）王。……繆王使造父禦，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

①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②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③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破之。』範曄《後漢書·東夷傳》：『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后得驥驟之乘，乃使造父禦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却焉。』《後漢書》中的記載是《韓非子·五蠹》①與《史記·趙世家》的結合體。從時間上看，周穆王在位的時間約爲西元前一〇〇一—前九四七年，楚文王在位的時間晚於周穆王生活的年代有二五〇多年，將不同時期的人物事迹放到同一時間段上自然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但徐偃王與周穆王生活在同一時代却是不爭的事實。如徐旭生先生進行詳細的考證後得出了『周穆王曾經征伐徐方』②的結論。

徐國南面有楚、吳等強國，北面又有齊、魯及中原各國。春秋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各國君主追求的政治目標。徐國地處南北爭霸的戰略要地，又有豐富的物產和農業資源，因此，成爲大國重點掠奪的對象。《春秋·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傳·昭公六年》：『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遂滅之。』

- ① 《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 ②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七三頁。

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子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這一時期，徐國先是遭到魯、宋、齊等國的侵略，隨後成爲吳楚爭奪的對象，最後並入吳國的版圖。

這些敘述生動地描繪了徐國夾在大國間的悲慘命運。然而，正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不同的部族才在更高的層面上走向融合，才寫下了淮安新的歷史。《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魯哀公九年爲西元前四八六年，爲了北上爭霸，吳王夫差下令興修邗溝<sup>①</sup>，這條運河以邗江（今揚州）爲起點，通向淮安的末口（今淮安楚州境內）。運河雖說是吳國爲了北上爭霸而開挖的，但由於溝通了長江與淮河水系，從而使淮安的交通地位和戰略地位日益彰顯。

秦統一六國後，揭開了在淮安設縣的序幕。設縣是歷史的必然，早年，淮安既是徐國的中心地帶，同時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吳國佔據淮安以後，邗溝給淮安帶來了繁榮的機遇。邗溝向南聯結長江，向北越過淮水聯結汴水和泗水，通往北方和中原各地。這樣，淮安遂在南北交通及貨物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特殊的地理位置爲淮安誕生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春秋初年，管仲、鮑叔牙從這裏出發，開創了輔佐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新時代。爲反抗秦王朝暴政，項羽從這裏走出，呼喊著

① 《左傳·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彼可取而代之』（《史記·項羽本紀》）的豪言，成為天下的『共主』。與此同時，深受胯下之辱的韓信從這裏走出，與張良、蕭何一道成為『興漢三杰』，開創了漢王朝四百年的基業。晉室南渡後，力主恢復舊地的祖逖『聞雞起舞』，在這裏鍛造兵器取得北伐輝煌的戰果。即使是到了近代，透過那虎門滾滾而來的風雲，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淮安人杰關天培將軍在反抗西方列強侵略時的不屈形象。

歷史在鑄造淮安人威武不能屈的靈魂時，還給這片熱土留下了壯麗的詩篇。追溯淮安文學的源頭，首先要從神話說起。當東夷人在淮水安家落戶時，他們哺育的后羿射日神話自然要注入淮安人的靈魂，激起淮安人尚文的熱情。具體地講，枚乘的《七發》打開了漢代辭賦家的眼界；東漢末年，陳琳成為打造『建安風骨』的巨匠；南朝時期，鮑照用樂府歌行體抒寫了寒士的不平之氣；中唐，詩人吉中孚得到『大曆十才子』的美譽；晚唐，趙嘏因『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秋望》）詩句成為名震一時의『趙倚樓』；宋代，『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創作了大量的優美詩篇；明代，通俗小說家吳承恩寫下彪炳史冊的《西遊記》；清代，彈詞女作家邱心如寫下《筆生花》……等等。這些文學家從淮安走出，以其詩文反哺淮安，將淮安印在歷史文化的長卷中。此外，淮安籍畫家龔開以《宋江三十六贊》為《水滸傳》的成書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淮安度過美好時光的閻若璩開啓了乾嘉學派的先河；一代經學大師丁晏潛心於淮上，為後人留下了煌煌巨著《頤志齋叢書》。當這些文化巨匠在淮安留下深深的腳印時，是他們從不同的方面豐厚了淮安的文化底蘊，為這塊土地添加了無數的光輝。

從另一個層面看，當淮安籍的文臣武將活躍在政治舞臺、將淮安介紹給國人時，一批又一批的鉅商大賈來到淮安，同樣在鑄造着淮安的輝煌。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後，淮安成為漕運的重鎮。史稱：

『漕挽東南數百萬粟，爲天下咽喉股肱之要區。』①因淮安地處京杭大運河中段，是『七省通衢』，承擔著轉運漕糧的重任，這一獨特的交通優勢使淮安成爲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天下九督，淮居其二』，是說清王朝共有九個總督府，淮安一地同時有漕運總督府和河道總督府。史稱，『漕督居城，倉司屯衛，星羅棋佈，儼然省會。』②淮安既是南北交通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優質海鹽的重要產地和全國屈指可數的商品集散地。因爲這樣的緣故，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以及到江南上任的官員要途經此地，江南赴京趕考的舉子要途經此地，鉅商大賈需要到此地尋找商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使淮安受到不同人士的青睞。這樣一來，淮安遂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墨客和鉅商大賈落戶淮安，不但改變了淮安原有的人口結構、風土人情，而且使淮安的城市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據《河下園亭記》，明清兩代，淮安省下鎮有私家園林七十多家，這些園林連成一片，不但爲淮安的繁榮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大大地豐富了淮安的物質文化生活。此外，清代的四大鹽商中有三大鹽商長期居住淮安，他們講究生活，爲淮揚菜名揚天下奠定了基礎。或許是文臣、武將、商賈等不同階層的人士同時匯聚於淮安，《永樂大典》的總編纂姚廣孝才會用『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淮安覽古》）的詩句來贊美這方令人神往的土地。

這是一塊成就偉人和打造人生豪邁的熱土。因爲此，淮安人才尚武習文蔚然成風。據方誌記載，明

① 清·吳玉搢《山陽志遺》卷一。

② 段朝端等纂《民國續纂山陽縣誌》，《中國地方誌集成》第五十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二

清兩代，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僅府治山陽（今淮安楚州區）一地就誕生了二百多名進士，其中包括狀元、榜眼、探花等。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歲月裏，淮安秀麗的山水養育了數不盡的風流人物。當我們這些生於廩、長於廩的後人追尋先人的行踪時，自然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淮安歷史文獻豐富，有令人仰慕的文化遺產。爲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淮安，瞭解這些文化遺產的價值，我們——淮陰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同仁，有責任、有義務向世人推介那些原本熠熠生輝却又封存已久的文獻。進而言之，通過整理這些文獻，旨在爲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奉獻我們微薄的力量。淮安的地方文獻實在是太豐富了，當下出版的《淮上文獻》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爲了讓世人更多地瞭解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我們將繼續整理和出版下去，並希望這項工作能薪火相傳。

張 強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草於燈下

# 【前言】

## 一

山陽縣，即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

這是一塊歷史悠久的土地。早在五六千年前，境內就有先民們活動的蹤迹，「青蓮崗文化」遺址至今向人們昭示着令人神往的新石器時代。東晉義熙七年（一一），析射陽縣地立山陽縣，并置山陽郡，治山陽縣。其後，隋唐山陽郡，置楚州，唐與北宋仍之。南宋紹定元年（一二三〇），升山陽縣爲淮安軍，端平元年（一二三二）改爲淮安州。元代初於淮安設總管府，不久升爲淮安府路。明清皆爲淮安府所在地。

山陽縣是一個廣狹變化很大的縣。當立縣之初，乃割射陽縣之一部分。而「隋大業初省淮陰并入山陽」，「唐武德中淮陰復省」，都是不久便復置，山陽仍歸其舊。「元至元二十年，卒并淮安、淮陰、新城三縣入山陽，於是山陽卒兼有淮陰數縣之地」，幅員大爲廣闊。明初，「立淮安府，而以山陽縣附府郭。……北濱淮，西及高家堰，東跨射陽湖，東北有馬邏鄉、廟灣鎮、羊寨鄉三巡檢地」，範圍「略如元之舊縣」。入清，「雍正十年，以廟灣鎮爲阜寧縣治，并割馬邏、羊寨予之，於是縣東北境入阜寧。乾隆二十七年，清河縣城壞，以山陽之清江浦爲清河縣治，并割近浦十餘鄉予之。於是縣西境入清河」<sup>①</sup>。此後處於一個大致穩定的狀態。本書所謂之山陽，便大致是這個範圍，但不時地會溢出今境，兼用歷史上較爲寬泛的領屬範圍。如枚乘，本「淮陰人」，其地似從未劃入過山陽，但地在近鄰，且均

屬於淮安府，本書也爲收入。其他如張耒、龔開、王鳴鶴、咸默等，均應作如是觀。再如陳琳，乃『廣陵射陽人』，當在今之江蘇省寶應縣境，但因山陽本是析射陽之地而立，此書亦爲收錄。其他如胡璉，本爲沐陽人，但由於久居郡城，此書也收錄了他本人以及子孫族人的作品。這裏的『山陽』，便是因縣城而兼府城了。

這是一塊古來兵家必爭之地。山陽地處南北要衝，因而成爲古來兵家必爭之地。『自孫吳以來，出師北伐者亦多以山陽爲屯兵積粟之區』；『五代紛爭，亦倚楚爲固』；『至建炎南渡，金元迭起，尤以楚州爲屏蔽』<sup>①</sup>……正因爲這特殊的地理位置，山陽縣歷史上屢受戰爭之苦，也因此錘煉了當地人民的獨特風骨：勇毅而不乏機智。

這是一塊南北文化交匯之地。每當南北分裂之時，山陽常是南北分界之處，成爲拉鋸戰的戰場。南北朝時，『晉宋齊梁四朝，彭城多爲北土所據，而山陽訖爲南有』，山陽成爲南朝的北邊重鎮；到宋室南渡時，『金元迭起，尤以楚州爲屏蔽』<sup>②</sup>，山陽又成了南宋抗金的前綫。正因爲其爲南北交戰之地，因而也就成爲南北文化交流、匯聚之地。帶有水鄉特點的南方文化與帶有山原文化特點的北方文化，在這一片東南多水、西北平曠的古老土地上衝撞、交流、融合，形成了當地亦剛亦柔的獨特文化。

這是一塊運河文明凸現風華之地。隨著隋運河的開通，山陽成爲運河沿綫的重鎮，而唐宋元明清五朝均作爲州府治所，尤其是明清兩朝，漕運總督設府於此，更提高了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地位。明代的淮安府，領二州九縣，幅員遼闊。『以南邇京師，西近祖陵，又東南漕艘渡黃入清，淮安適當其隘要，故漕撫倉司屯衛并建於百里內。以五軍都督府、勳戚侯伯充鎮守總兵。又改漕運使爲欽差，總督兼巡撫提督淮、揚、廬、鳳、徐、和、滁七府州軍務，兼理河道、海防、厲防』，使之成爲運河沿岸的四大都市。

之一，有『壯麗東南第一州』之目<sup>③</sup>。清代多承明制，漕運總督駐節山陽，河道總督開府清江浦，扼漕運、鹽運、河工、樞關、郵驛之機杼，繼續保持着熱鬧與繁華。就這樣，在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的作用下，山陽既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也是一方權勢的樞紐，更成為天下財富的集散地，因而也就吸引了南來北往的文人才子，漸漸營構出濃厚的文化氛圍，積澱下深厚的文化底蘊。且不說漢代的枚乘與枚臯、唐代的趙嘏與吉中孚、宋代的張耒，單是明清兩代，山陽縣就曾出過進士二百多人，其縣治郭下河下鎮還出過狀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話。

明清時代，是山陽歷史上的鼎盛時期。縣因府重，府因河重，人煙輻輳，財富匯集。在這一時期裏，山陽真可謂人才輩出，文家如林。這裏有創作了《西游記》而名揚海外的吳承恩，有著名經學大師閻若璩，有『揚州八怪』之一的花鳥畫家邊壽民，有中醫四大經典之一《溫病條辨》的作者吳鞠通……正是在這樣一個風起雲湧的文化背景中，詩歌之花開放得異樣的艷麗：潘亨、吳承恩、張養重，於明代盛行模擬的詩風之外各樹一幟，邱象升、馬駿、程嗣立、邱謹、程晉芳、阮葵生等，在清代詩學復興的氣候下各展其才，寫出了許多傳誦一時的篇章。正是在前修時彥創作成就的啓發之下，邑人丁晏自少年起即萌動了編纂《山陽詩徵》的意念。

## 二

丁晏（1794—1875），字儉卿，號柘塘（亦作柘唐，或柘堂），晚號石亭居士，山陽人。道光元年（1821）舉人，清代著名經學家。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丁晏出生於山陽縣城（亦即淮安府城）以勤謹忠厚、世代讀書而聞名的丁氏家族。據丁晏自云：「丁氏著籍山陽三百年於茲矣。先人之勤儉，服無紃綺，室無侍媵，出無車馬。無以便宜占物，無以狎侮凌人，至於投牒爭訟之事，尤相戒而不敢爲。」<sup>④</sup>祖父丁熙采（雍正十年—乾隆五十二年），字畀揆，一字弼夔，號勉齋，太學生。其爲人「胸次仇爽，憫人急難，即解囊賙之。輕財好施，不爲口惠，族黨賴以衣食者若干家。督理郡城育嬰堂凡二十餘年，資助無算。晚歲家道漸落，而慷慨揮金如故。歿後數十年，農夫匠作肩輿貿易之夫每談及公之盛德，猶有泣下者」<sup>⑤</sup>。祖父的「仇爽」性情與「憫人急難」的胸襟，對於丁晏的人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其父丁琮（乾隆甲戌—嘉慶丁卯），字錦舒，號禮厓，附監生，「性仁厚」，處家「務爲退讓」<sup>⑥</sup>，是一個馴良奉儒的讀書人。

丁晏「性穎敏，博聞強識，九經皆成誦。嘉慶中，阮漕督元試士書院，以漢易十五家發策，晏草萬餘言上之，分條析派，博而有要」<sup>⑦</sup>，得到阮元與山長江藩的賞識。中道光元年（1821）舉人，後大挑得教諭，不謁選，一意著書。王引之曾序其所著書，以爲能紹鄉人閻百詩（閻若璩）之學。

丁晏平生讀書爲學，慕鄭玄之爲人，不僅於詩學多申鄭旨，且撰《鄭氏詩譜考正》，因鄭氏有《六藝論》，故署其堂曰「六藝」。丁晏治學「篤守有恒之訓，治一書已始治他書」<sup>⑧</sup>，故專一有成，著述多達四十七種，一百三十六卷，已刊者稱爲《頤志齋叢書》，未刊稿本多爲北京等圖書館收藏。其經學著作有《尚書餘論》、《易林釋文》、《周易述傳》、《毛詩陸疏校正》、《毛鄭詩釋》、《鄭氏詩譜考正》、《詩考補注》、《三禮釋注》、《孝經述注》等，其治經學能兼容漢學與宋學，認爲漢儒正其詁，宋儒析其理，二者不可偏廢。其史學著作有《史記毛本正誤》、《子史粹言》、《淮陰脞錄》、《淮安藝文志》、《關天培事蹟匯考》等，尤熟於通鑒，常有博古通今之見，認爲輕錢行鈔，有利無害，禁煙當以民命

爲重，立法當以中國爲先。其文學研究著作有《楚辭天問箋》、《曹集詮評》、《晉陶靖節年譜》等，以治經治史的精神研治文學，同樣是表現出了獨特的見解。

丁晏的文學創作，主要有《頤志齋詩草》四卷、《頤志齋文集》十六卷。詩文作品均因其堅實的經學功底而『內充外腴』<sup>⑦</sup>，尤以其詩受人稱道：『鎮洋盛子履先生云：「儉卿闔戶著書，邃於經學，以餘事爲詩人，所著五言古體學顏謝，七言學韓昌黎，近體亦冲和安雅，在劉賓客、李庶子間」；宜黃黃樹齋侍郎云：「古體在宋元名家之間，律體多力追唐賢之作。要其嘯歌之旨，諷諫之原，直造古人，都無苟作。是作者立命處」；桂林朱伯韓侍御云：「各體皆淡古合於風人之旨」，潘四農詩曰：「本立末足觀，小技驗深造」，可謂知言」；江都符南樵孝廉云：「激蕩胸臆，有感斯陳，古誼今情，暢闡厥旨」；高紫峰師云：「窮居而能兼善一鄉，有濟於時，有補於物，不以空言爲詩，讀者當知有真經術在」<sup>⑧</sup>。這些評論意見，或許不無過譽之詞，但肯定他有感而發，不以空言爲詩，具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和鮮明的藝術特色，則是符合實際的。

丁晏雖曾長期主持鄉里觀海書院、麗正書院、文津書院，有『江淮經師』之稱，但他并非只是一個經師、學者，嘗謂『講學者多疏於治事』，而他自己則有意在實踐中改變這種狀況，於鄉里有益之事無不傾心用力，不僅表現了其祖父『伉爽』的性情，而且顯示了理繁馭冗的實際才干。『辦隄工，司振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sup>⑨</sup>。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勢力擴展至大江南北，『督撫檄行府縣，練勇積谷爲守御計，淮安以晏主其事。旋以事爲人所劾，奉旨遣戍黑龍江，繳費免行』。咸豐十年（1860），捻軍一度攻抵淮安北關，『晏號召團練分布要隘，城以獲全』<sup>⑩</sup>。兩度主持團練與起義軍對抗，表現出他的階級局限性與時代局限性，但危急之時挺身而出，掩蔽鄉里，亦可見

其爲人慷慨，勇而有謀，絕非一經師而已。

## 三

《山陽詩徵》爲丁晏早年編成。其序作於道光七年（1827），其年丁晏三十三歲，如果說序亦有作於書成之前的可能，那麼，李宗昉序作於道光己丑（1829），序中明言是年春丁晏『手一編以示』，可證書成。至於書從何時開始編纂，其自序云：『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是，訪求蒐輯歷十有八年，而後編定體例，匯爲一集』；李宗昉序言亦云『凡十有八年而成』，潘德輿序中稱他『甫成童即覃思著述，六籍皆有考定，復訂《山陽詩徵》。上溯漢魏，下迄近時，已物故者訪其全集，詳其出處，錄其行誼，綴其軼事，凡撮拾十餘年始成編』。『成童』之說恰與道光七年以上推十八年相合，則是書當於嘉慶十四年（1809）左右開始編纂。而書成之後，亦當時有編入，如邱祿來乃『咸豐己未（1859）副貢生』，并云其『早卒』，而其詩錄入第二十五卷之尾，可見丁晏在書成之後，還續有發現，不斷補入。

《山陽詩徵》計分二十六卷：由漢至元占三卷，明占八卷，清占十四卷，還續有發現，不斷補入。卷。其自序云：『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自學士、文人、以至武夫、寓公、高人、名媛、藝士、販夫、羽衣、縑流，皆所不遺』，可見其選擇的標準還是較爲通達的，并不以某一狹隘的標準設定範圍，而是盡力展現一個較大範圍內的歷史原貌。

不過，在具體的搜羅擇取的過程中，丁晏還是有所區別的。對於作品較多成就較大特色明顯的詩人，選入作品較多。而對於一部分造詣不高『以詩存人』者，則是一首即止。

當然，《山陽詩徵》雖經丁晏十八年的搜集整理，但畢竟是一人之力，很難達到『足則吾能徵之』

的境地。光緒年間，王錫祺『考邱氏《淮安詩城》』，發現『失收者五十餘家；而在《淮安詩城》之外，又發現『耆宿撰著未收者近百家』<sup>⑨</sup>。不僅如此，王氏還發現作者排列『後先錯置』、『時代參差』等問題<sup>⑩</sup>，遂對《山陽詩徵》作了必要的修訂，并輯《山陽詩徵續編》。

《山陽詩徵》在丁晏生前并未付儘，儘管丁晏刻有《頤志齋叢書》，但其中並沒有《山陽詩徵》。《山陽詩徵》乃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續編者王錫祺小方壺齋鉛活字排印。

本書所用底本，是藏於淮安縣圖書館光緒二十四年鉛印本（以下簡稱准本），字跡較為模糊，墨色深淺不一，至有難以辨認者。參校本為江蘇省南京圖書館所藏『清河印本』（以下簡稱清本）。准本為綫裝十六冊，正編與續編各八冊（南京圖書館所藏二十四年印本為綫裝二十冊，正編與續編各十冊）；清本為綫裝三十冊，正編十四冊，續編十六冊。冊數雖有不同，但正編二十六卷、續編四十四卷完全相同。通過比勘，可以認定：所謂清本，當為准本的初印本。清河印本雖錯字較多，但字跡清晰。清本於書眉有未具名者紅批，標出錯字，重標缺字，并對作者介紹時有改動，如第十二卷，邱履泰的簡介原為：『崇禎中廩貢生，官內閣中書』，清本紅批改為：『字大來，崇禎中廩生，順治己亥歲貢，官內閣中書』；另如同卷程淞，簡介原為『字婁東』，清本紅批於後續補『少赴浙江，補秀水縣增生』。核對准本，凡標出的錯字均已改正，缺字標記由圓點改為黑方塊，所改作家介紹等，一如紅批。似可斷定，紅批乃是印刷者王錫祺所作。

本書的校點，首先是依據清本校正准本模糊不清之處，然後依據總集、別集、詩選及地方志參校。主要有潘垣輯《淮郡文獻志》（明嘉靖三十四年淮安府刻本）、《山陽藝文志》（民國十年刻本）、張鴻烈《淮人詠淮詩》（慎德堂刻本）等。